

## 國家歷史的基石：村史的在地書寫

文 / 張翰璧（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特聘教授）

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近年來知識生產開始從學院轉向民間，歷史書寫已逐漸不是知識階層的專利。臺灣也在1990年代開始盛行庶民寫村史的村史運動。在村史寫作運動中，過去沒有權利寫與被書寫的人，如今成了書寫村史的主體，「寫」歷史的主體落到社區居民身上。村史強調社區的主體性、且在在地人的觀點來蒐集與詮釋地方史料，呈現出在地文化特殊性的多元主義觀點。經由專業人員的策劃與協助，透過社區居民的寫作過程，讓社區居民有機會去追索、挖掘、發現和重建關於自身的、家族的和社區的共同記憶。透過共同參與的過程，來寫出共同的歷史，從文史角度從事社區營造、地方重建。在書寫的過程及其過程中的動員、交流、成長，也有助於社區意識的建立。

由於近年來社區家族歷史與村史特色快速的流失，因此保存與延續社區的集體記憶與精神文化遺產變得十分迫切。有鑑於此，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於2017年開始辦理客庄村史聚落撰寫計畫，「發現村史撰寫計畫」對於喚起地方共同記憶與形塑地方觀光資源效果顯著，因此擴大辦理。本文作者即為「全國客庄村史聚落撰寫計畫

第一期」的執行者，希望藉此機會說明計畫內容與介紹執行成果。

因為是第一期的村史撰寫計畫，委託單位與執行單位有許多的企圖心，期望能完成以下四個目標：（1）建立客庄聚落村史撰寫的專業課程與實作模組，培養村史寫作人才，參與本期村史寫作，並做為後期計畫中村史寫作的種籽人員。

（2）在書寫村史的同時，可以在書寫之客庄進行與村史寫作相關之文化資產、史料之調查，作為村史寫作素材，並提供客家文化園區未來蒐藏展示之參考。（3）建立全國客庄村史聚落撰寫計畫的發展機制或推行架構。（4）徵集客庄村史寫作人才撰寫村史，形成可出版的村史資料。為了完成以上四項目標，計畫以兩階段的方式甄選撰稿者。首先，先推動相關課程，辦理兩場次（40小時）之客庄村史人才培訓課程。培訓課程之後，甄選出有相關寫作經驗且對客家文化、地方歷史具有濃厚興趣的村史寫作人才。以下即分別說明相關的課程規劃與村史書寫的範圍。

### 一、村史寫作範圍與培訓課程 （一）全國客庄作為書寫的範圍

全國各地近幾年來興起村史寫作的運動，在政府及地方人民團體的推動下，已有不少的村史相繼出版。其中，最早出現村史寫作的活動是吳密察等人在1990年代推動的村史寫作，出版了《村史運動的萌芽》一書，從花蓮、高雄、南投、臺中、苗栗、新竹、臺北挑選了10個村史寫作標的，可視為最早的村史寫作。

在這之後，有鑑於村史寫作對於建立地方認同、進行社區總體營造等工作的成效具有相當大的助益，因此一些縣市的政府開始陸續在轄區內推動村史寫作的計畫。例如彰化縣政府文化局便於2004年首度推展「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在10多年間陸續出版了39本的村史。此外，金門縣政府也鼓勵縣內居民進行村史寫作，並於2017年出版了6冊的村史成果。至2018年為止，彰化縣和金門縣是村史累積最完整的縣市，幾乎境內每個鄉鎮市都有村史成果（表1）。

就2018年臺灣各地的村史累積而言，這些成果呈現零碎的分佈型態，且書寫的成果多是以縣市為單位，以族群為主題或是以整個臺灣客家帶為主題的村史撰寫其實較為少見（圖1）。桃、竹、苗地區，除了新竹的梅后寮（五峰鄉）、六家庄（竹北市），苗栗的獅潭村（獅潭鄉）等，桃竹苗客家帶大部分的地區，村史的寫作仍有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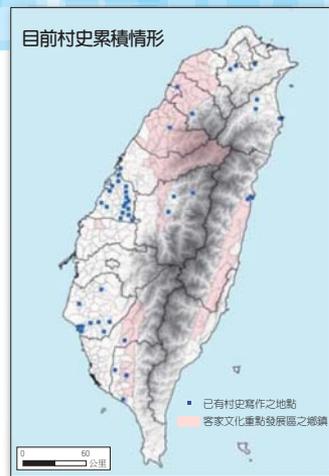


圖1 目前全國的村史累積圖  
資料來源：自偉權繪製。

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開啟「全國客庄村史聚落撰寫計畫」，希望先以70個客家文化發展重點區為範圍，逐步累積地方書寫的成果。

臺灣不同地區의 客家廊帶各有其獨特的區域特色，不同區域的客庄雖然都是以客家文化為主，但卻不能視為同質的社會／族群空間，本計畫在最初的階段先以桃竹苗地區做為全國客庄村史寫作計畫的初步基礎，建立後續計畫的推動架構，運用區域／族群／地方建立村史寫作的主軸，將不同地區的客家聚落加以串聯，形成不同區域特性的客庄村史，所得出的成果將會更顯臺灣客家族群的多樣性及豐富性，建立更完備的客家史觀與知識體系，成為未來客庄發展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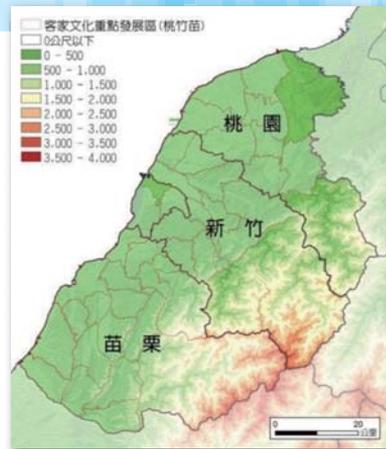
表1 2018年村史累積的地區

縣市	現有村史累積的地區
臺中市	東海村(龍井區)
臺南市	啟智社區(中西區)、銀同社區(中西區)、延平社區(加里區)、澄山社區(左鎮區)、復興社區(永康區)、文朱社區(安平區)、松安社區(南區)、金華社區(南區)、中興社區(柳營區)、礁坑社區(新化區)、龍興社區(龍崎區)
宜蘭縣	大洲社區(三星鄉)、惠好村(員山鄉)、白米社區(蘇澳鎮)
花蓮縣	南華村(吉安鄉)、鳥踏石仔漁村(花蓮市)
金門縣	青嶼(金沙鎮)、后浦(金城鎮)、水頭(金城鎮)、瓊林(金湖鎮)、古寧頭(金寧鄉)、上林鄉(烈嶼鄉)
南投縣	清境社區(仁愛鄉)、愛蘭臺地(埔里鎮)、日月村(魚池鄉)
屏東市	富田村(內埔鄉)、勝利新村(屏東市)、六根村(佳冬鄉)、佳冬村(佳冬鄉)
高雄市	龍肚(美濃區)
新北市	媽祖田(土城區)、安邦新村(中和區)、石碇(石碇區)
新竹縣	梅后蔓(五峰鄉)、六家庄(竹北市)
苗栗縣	獅潭村(獅潭鄉)
彰化縣	大丘園(二水鄉)、二水(二水鄉)、二八仔(二水鄉)、犁頭厝(二林鎮)、蘆竹塘街(二林鎮)、土人厝(二林鎮)、樹廟廟(大村鄉)、中圳仔(北斗鎮)、北斗街(北斗鎮)、西門外崙仔平(彰化市)、彰化市(彰化市)、牛稠仔(彰化市)、臺化街(彰化市)、永靖街(永靖鄉)、竹子村(永靖鄉)、瑚埤村(永靖鄉)、中路里(田中鎮)、泉厝村(伸港鄉)、甘仔井(和美鎮)、火燒庄(和美鎮)、長沙村(花壇鄉)、茄苳腳(花壇鄉)、王功(芳苑鄉)、三塊厝(員林市)、經口村(埔心鄉)、油車穴(埔心鄉)、鹿港街(鹿港鎮)、許厝埔(鹿港鎮)、舊眉村(溪州鄉)、漢寶村(福興鄉)、張厝村(社頭鄉)、東山保(員林市)、番仔崙(員林市)、南平庄(員林市)、員林街仔(員林市)、百果山(員林市)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桃竹苗客家文化廊帶，位在雪山山脈西側的淺山地帶，地形上屬於丘陵區，主要包含竹東丘陵、飛鳳丘陵、苗栗丘陵等，海拔介於500至1,000公尺之間。本區因其沿山的環境條件，因此擁許多自然資源，許多的客家人自清代以來便進入本區，發展樟腦、茶業、大菁、木材、山產等的維生活動(圖2)。其中，樟腦和茶葉更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支撐整個臺灣經濟命脈發展的生產活動。此外，本區由於地處內山，歷史上客家人也經常面對自然環境、內山原住民出草等的環境挑戰，使得本區客庄的發展獨特，且有異於其他地區的地方特色。

桃園、新竹、苗栗三個縣市是臺灣北部主要的客家人分布地帶，在這三個縣市的47個鄉、鎮、區當中，便有39個屬於客委會所公布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占了桃竹苗全區的約83%，超過八成，具有濃厚的客家色彩。根據2016年《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的數據，在桃園市的8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方面，共有5個區的客家人口比例超過半數，其中，新屋區的客家人口比例更達到77%。新竹縣市的客家人口比例也相當高，在13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當中，超過八成鄉鎮擁有過半的客家人口，其中在北埔、峨眉、新埔、關西、橫山幾個鄉鎮，超過89%的居民都是客家人。苗栗的情形也與新竹相似，在18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當中，客家人數過半的鄉鎮便超過七成。其中公館、頭屋、三灣、大湖的人口特色更為顯著，超過88%都是客家人。

圖2 桃竹苗客家文化廊帶之地形圖  
圖片來源：白偉權繪製。

然而，行政區的界線不必然是村史寫作的範圍。從地理學的觀點進行分類，「村」具有兩種意義，其一是行政村，其二是自然村。前者是因行政需求，進而按照人口數而劃定的行政空間，當中往往包含許多的自然村或一般所認知的「社區」。後者則是以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為主體，所形成的小聚落，是與人們日常生活關係最為密切的基層空間單位。在臺灣歷史當中，自然村便是清代所稱的「土名」，或是日治時期所稱的「小字」。

日常生活中，各個自然村之間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相互往來，甚至會相互凝聚成更大的生活空間單位，例如清代若干土名相互所組成的「莊」。每個莊內部往往有著共同的信仰、生產資源，甚至防禦機制，社會關係緊密。這些具有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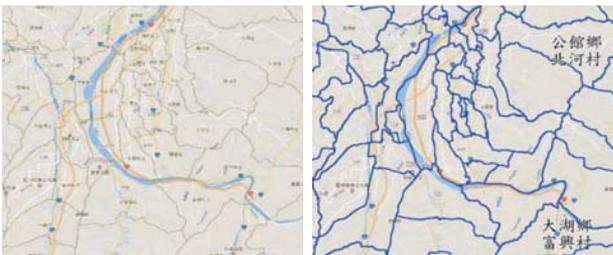


圖3 苗栗公館鄉及銅鑼鄉一帶日治時期與現今行政界線的變遷  
圖片來源：白億權繪製。

會意義的「莊」，理論上會演變成今天的行政村，但在實際的經驗上，許多的行政村卻因為人口的變遷，而被合併或取消，導致今天的行政村往往難以對應於過去的街莊範圍，因此無法完全反映真實的社會關係（如圖3）。上述的現在行政村與過去歷史上街莊的生活圈，都是選取寫作對象的重要參考依據。

因此，村史書寫標的選取，將以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所組成的自然村為基礎，這樣的社會空間就是「地域社會」（territorial society）的概念，強調在一定空間範圍內，人們能擺脫血緣和原鄉地緣的束縛，透過長期互動，而建立一個以空間或鄉土為基礎來維繫人群關係的社會。操作定義上，其內部可能包含若干的小聚落，但整體而言，內部居民互動密切，彼此具有共同體的意識，有共同的地方認同意識，都可以算是自然村的單位。而在空間上，自然村除了核心建地之

外，也包括屬於該村的設施、信仰中心、自然景觀、農地、水圳等等的生活空間。當然，自然村的選取也將參考客發中心「最小不能小過一個行政村／里，最大不能超過一鄉鎮市的三分之一」之原則。

## （二）村史寫作培訓課程

過去，臺灣各地的村史寫作，已經累積相當多的成果，也有許多寫村史的專家，「全國客庄村史聚落撰寫計畫第一期」計畫，希望延攬有經驗的作者外，也希望培養更多有興趣的寫作人才。因此，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當中，舉辦4場「村史寫作工作坊」培養村史寫作人才，並於培訓課程後，徵選具有寫作能力者進行後續之村史寫作。

培訓課程安排兼顧理論與實務，每場20小時，共計80小時，課程規劃如表2。除了傳統寫作村史與地方調查的課程外，還規劃「影音記錄與剪輯方法」，希望可以協助資料蒐集的多元化，並進一步以紀錄片的方式書寫村史。「臺灣研究線上資料庫應用」則是提供更多蒐集管道的來源，利用數位資料奠定更扎实的村史資料。此外，「研究倫理」則是本計畫要提醒寫作者，書寫的專業性。所有相關的村史課程內容，也上載至youtube。第一期的課程在時間和資源的限制下，先規劃6門課，希望後面的計畫執行可以累積更多的課程，建立更完整的網上課程，並分享給更多有志書寫庶民史的作者。

本次計畫，除了規劃相關課程，並強調研究倫理外，對於村史的寫作也採取更具彈性的方式，希望突破傳統志的撰寫方式，可以針對當地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作為主軸進行撰寫，例如著重介紹該區特色產業的歷史、發展過程、現況等。表3是村史寫作的建議內容，書寫者可以選取有興趣，又可以突顯人地、社區關係的書寫主軸。

基本上，本次計畫的執行，是希望將村史視為一部與社區議題有關的作品，需要通過一種關懷在地、有抓地力的態度來寫作。把寫村史作為一種運動的態度，也是我們推動客庄村史寫作的精神。寫村史不是只有單純的記錄某一個時空範疇的「歷史現象」，或是把一個地方作為寫書的

表2 村史課程內容規劃

課程名稱	時數
臺灣村史與地方志寫作	4 小時
影音記錄與剪輯方法	4 小時
鄉土資源實察方法	4 小時
臺灣研究線上資料庫應用	4 小時
文獻與口述歷史	3 小時
研究倫理	1 小時

對象而已，而是把它作為一個過程：一種關心地方的社會運動。其目的和改變、重構、活化社區的理念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和大家在媒體上看到的社會運動，諸如抗爭之類的，非常不同。微型的社會運動往往和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結構有關。由分析日常生活、認識自己、認識社區作為一種改變事情的起點或一種作法，就是一種活化社區、改變社會的開始，我們可以稱其為微型社會運動的一環。村史寫作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某角度就是要大家關心自己周邊的事情，通過寫村史來寫自己周邊的事情，也因此更加認識自己周遭底事務（與物）。寫出幾本村史不是目的，重點在於其過程，以村史寫作作為關心地方的一種方法，才是目的。

表3 村史內容架構

章節內容	說明
村社基本資料	人口、家戶、產業與維生方式、位置、空間範圍
開發歷史沿革	村莊本身或所屬地區的開發歷史
地區環境特色	以較為宏觀的角度撰寫村莊所在地區的地理環境脈絡，例如地理位置、地形、河流水文等。
地名來由	村莊周邊的各種地名，含大地名、小地名、地標名稱由來的釋義。
民俗信仰	信仰文化，重要廟宇、教堂、鸞堂，廟宇機能，供奉神祇等。
特色產業	具有悠久歷史或能夠代表當地族群與文化特色的產業。
耆老及重要人物	以訪談的方式蒐集村莊中的重要歷史人物、耆老、家族，以及有特殊事蹟、貢獻的人物故事。
教育機構	村莊中的學校，以及書院、私塾等。
社區活動	村莊居民共同參與的重要節慶、慶典。
動植物	對於村莊人民有特殊集體記憶等動植物及其他自然物。
飲食	具有地方特色及族群特色的飲食文化。
自然景觀	村莊中特殊的自然風景、自然現象。
風俗習慣	村莊中的歲時祭儀、禮俗等。
民間傳說	流傳於村莊中的故事、禁忌等。
俗語諺語	口耳相傳的俗諺。
文學作品	書寫該村莊的文學創作作品，包含詩歌、散文。
歷史建築	村莊中重要的歷史建築包含宗祠、廟宇、敬字亭、三合院等。
其他	其他對於該村有特殊意義的人、事、物及主題。

## 二、寫作倫理

### (一) 客觀的讓事實說話

研究倫理方面，近些年來臺灣非常重視研究倫理，在寫村史的工作坊加上研究倫理是我們的創意，也是我們的責任。其實不是強調什麼創意，而是說研究倫理這件事情越來越重要。

研究倫理相關的內容很多，一般說來有幾個面向是基本的：誠實、正確、效率和客觀。誠實的重要性是最基本而清楚的，作者沒有誠信的研究態度，就不必討論後面三項了。前面提到的抄襲、引用不當都算在誠信的項目下。關於正確，是指當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首先就是要「據實」處理所有資訊，而且要盡量做到「是什麼說什麼」，這是實證研究的精神。前面我們雖然強調作者要對這些事實（資料）進行有意義的詮釋，詮釋內容或也許有個人的角度，比較有討論的空間，但是內容要正確（有時要能驗證），要精確的呈現研究成果，要避免錯誤，雖然有時不易做到據實處理所有資訊，但仍要鼓勵大家如此做，即使有時候難免出錯。第三個就是明智的運用資源避免浪費。最後一個就是要讓事實自己呈現，以避免有不當的偏差。

### (二) 詮釋性的理解

「讓事實自己說話」的精神，在社會科學中相對的複雜。在客觀經驗資料的呈現外，有加上詮釋性理解的必要性。就是說我們對文物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社會意義，對於村落、生活脈絡具有的意義是什麼？還是要靠作者去解釋它，這是很關鍵的部分。<sup>1</sup> 研究到「是什麼」的層次，仍留有各種解讀空間，這就是我們強調的「詮釋的必要性」。詮釋性理解的必要性，是因為事實它不會說話，需要作者去詮釋它。此時，最重要的是不能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詮釋，只能以足夠的理由來說服聽者。詮釋的判準不在於是否客觀，而在於是否有道理，是否能說服別人。資料、證據、數字或分析邏輯，不外乎是說服讀者的一個方式。就研究倫理的角度來說，當我們去解釋它的時候，需要有所根據，不能為了預想好某一個結論，而歪曲事實或杜撰資料。詮釋或評價時，不妨可以揭示自己的立場或價值判斷。詮釋固然有個人的價值在內，但是沒有判準，資料的可證性與邏輯的一致性、開放的討論與社會的共識，以及學術社群共享的共識，都是詮釋是否妥當的對話來源。

<sup>1</sup> 可參考張維安，1988，〈韋伯論社會科學之「價值中立」〉，《臺大社會學刊》19：1-22。翟本瑞、張維安、陳介玄，1989，《社會實體與方法：韋伯社會學方法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三) 詮釋的適當性

村史寫作，期待做到詮釋的層次，詮釋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客觀性」，實證社會科學相當程度也分享這樣的立場。面對「客觀性」的困境，詮釋社會科學強調互為主觀性。就是我們對一件事情的解釋，主要是訴諸於社會、訴諸於學術社群 (scientific community) 的共識。「意義」常隨著時代不同而有變化，所以有人說，歷史是為了現代人而存在的（不是自己客觀地存在），歷史的意義會隨著不同時代而有所改變（歷史是為現代人而存在）。要非常清楚的根據經驗事實，嚴密的邏輯以及詮釋的觀點來解釋所發現的事情。解釋其意義的時候，我們可能有這個時代的關心、可能有個人的關心、或在地人的關心，其立足點、出發點可以不同，但自己要非常的清楚。

以共識作為適當性的判準，有時候也有其一定的迷思，例如社區訪談的結果，可能有資訊上共同的錯誤，因為可能是共同的來源，雖然資訊可能並不正確，卻為社區所共同接受與分享。因此我們在社區收集資料需要有一定的敏感度來判斷所有收集的資料是否合理；其次，即使發現資料本身並不合理，卻為當地社區所接受與流傳時，我們仍然需要重視其對當地社區所具有「社會真實」的意義。有些資料是所謂歷史上客觀地

存在，有些資料可能歷史上沒有真正的存在，可是卻在村民心中有意義的存在，我們仍然要重視對他們生活所具有價值。有些傳說並不是真正的存在，但是卻能夠發生真正的社會效用。村史寫作時需要多層次的角度去看待，並非有人報導就一定對、一定存在，有時明知不存在，卻也有其所具有的意義，可進一步加以詮釋。

### (四) 歷史現場的創造

下面這個例子，是我們在海外田野考察中所碰到的案例，說明現場的紀錄可能會出現材料的陷阱。即使到現場去採訪，很多東西也並非眼見為真，再次說明「資料自己不會說話」。比如說，我們第一次去砂拉越石隆門考察，蒐集了一些現場的資料；第二次去的時候發現增加了一個紀念碑，還有碑文上面的文字，成了我第二次所蒐集的資料；第三次去的時候發現紀念碑的旁邊增加了小小的設施：一座旗杆，當然也成為我蒐集的材料；第四次去的時候，旁邊出現新的建築。這告訴我們，很多歷史資料甚至是所謂的「歷史現場」有些是當代人所創造的。當代田野考察的需要斟酌是否把所見的碑文、廟宇、旗杆，都視之為原來就存在的歷史資料。

村史寫作強調的是希望藉由嚴謹的資料蒐集與寫作，詮釋、敘事、寫作，來論述地方的浮現，讓地方活起來。

### 三、代結語：「因為寫作而存在」

此次的客庄村史寫作的推動計畫，包含以下幾點理念：首先，客庄村史寫作，仍然具有前述社會運動的意涵，其目的在於擾動地方，讓大家關心周邊的事務、使民眾對地方有認識、有感覺，進一步更貼近的去瞭解它，去看它的變化，去說它的意義。在這裡，我們強調的是寫村史並不僅止於紀錄靜態的「歷史」，而是當作一種方法，一種認識客庄、關心社區的方法。

其次，深化前述社會運動的概念。也許可以說，寫村史是「讓客庄存在」的一個方法。讓客庄存在的意思，並不是指寫作前那個村落落在空間上不存在，因為我們寫它，所以民眾認識它，然後在社會意義下它才真正的存在，替客庄寫村史，就是凸顯客庄在社會意義上的存在。第三，對社區進行一種研究性的詮釋。寫村史不只是擾動地方、凸顯客庄社會意義的存在、觸動居民認識周邊事務（和事物）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這些歷史、社會現象或獨特風俗，因為被寫作、因為被詮釋而有（脈絡性的）意義，因為詮釋更加豐富地方存在的價值。

客庄地區的許多現象，都需要透過寫作把它講出來。通過詮釋，也許可以發現客庄的特色。以上三點就是把客庄村史寫作當作關心客庄、認識客庄的方法；使客庄因為書寫而被看到，因為詮釋而讓客庄具有社會文化意義的存在。期許還有更多期的村史寫作計畫可以順利推動。

## 文化進程中的傳遞與延續—— 淺談客庄文化資源普查

文 / 曾純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 一、緣起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為落實新客家運動，推行「客庄文化資源」政策，於2005年起展開「客庄文化資源普查計畫」，以勞務採購的方式辦理，逐年委託在地的非營利組織進行全面性的基礎調查工作。2007年則朝深入主題調查及出版計畫之方向，為普查工作的延續計畫。繼而於2008年加入國科會的「臺灣客庄文化數位典藏計畫」，建構前述的珍貴調查成果，予以有系統地析出、整合並數位化，對客家文化的徵集、流通、分享與應用得以真正產生實際的效益（黃郁文 2009：4-6）。2017年「苗栗客家文化園區」更名為「臺灣客家文化館」，以「全球客家博物館及圖資研究中心」為定位，致力成為研究海內外客家文化的平臺。藉由客庄文化資源普查成果，建構主題性文化資源資料庫，逐步累積客家研究、典藏與展示之基礎資料，促進客家文化保存、典藏、推廣，推展全球客家及族群博物館研究與創新發展之目標。

客家委員會自2005年起推動的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工作，以桃園、新竹、苗栗、臺中、高雄、屏東、花蓮等客家人口較多或密度較高的縣市，分年分期以鄉鎮為調查對象。桃園市規劃8個市區為客庄文化資源普查的範圍，目前已完備5個鄉鎮，本年度（2021年）進行中壢區、大園區、大溪區。新竹縣11個鄉鎮為客庄文化資源普查的範圍，已完備6個鄉鎮，本年度持續竹北市、新埔鎮、橫山鄉、湖口鄉、新豐鄉。新竹市2個市區為普查範圍，本年度進行香山區、東區。苗栗縣18個鄉鎮為普查範圍，已完備11個鄉鎮，本年度持續推動苗栗市、竹南鎮、西湖鄉、泰安鄉、通霄鎮、苑裡鎮、後龍鎮。臺中市普查5個市區，已完備4區，本年度完成和平區。花蓮縣普查8個鄉鎮，已完備7個鄉鎮，本年度辦理花蓮市。而南投縣普查2個鄉鎮、雲林縣普查1個鄉鎮、高雄市普查4個市區、屏東縣普查8個鄉鎮、臺東縣普查3個鄉鎮，以上各縣市均已完備。預計2022年將完成70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鄉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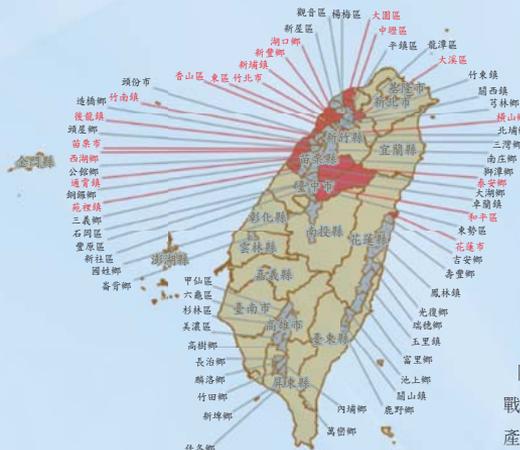


圖1 臺灣客庄普查執行概況圖  
（註：紅字為本年度（2021年）執行中）

### 二、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廣續文化資源普查業務

在客庄文化資源的普查邁入第14年，客家委員會將此項業務移交給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客發中心），中心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更新整合了客庄文化資源種類及系統，建立一套客觀且規範化的普查方法與流程，報導形式以專題報導為主，文章篇幅多為短篇敘寫或中篇的深度描寫，以呈現該區域不同的角度和樣貌。在2019-2020年度由新竹縣兩河文化協會完成了芎林鄉；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完成三義鄉、苗栗縣卓蘭客家饒平文化協會完成銅鑼鄉；財團法人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完成杉林區、甲仙區。這四個計畫的普查成果反映出三種客庄現況：

第一種是傳統的純客庄，處於新竹縣尖石、五峰等高山地區與新竹平原交界的芎林鄉，大約清嘉慶、道光年間先民沿溪谷墾拓各坑、窩，並陸續在家屋或田園旁設圈頭伯公或山伯公奉祀以祈求平安。日據時期北臺灣茶葉外銷逐漸暢旺，芎林丘陵地區逐漸由雜作轉為茶園。二次大戰後臺灣推廣農產品外銷爭取外匯，茶產業開始蓬勃發展。1971年茶外銷失利，農民選擇改種海梨柑果樹，而受到氣候變遷影響，海梨柑品質不穩定，市場競爭力低，和其他傳統客庄一樣，面臨著人口大量外移、產業需轉型升級、文化語言邊緣化等嚴峻課題。因此在憂患客家文化及族群認同的快速流失，使之有較強的危機意識，而造成學者、地方文史工作者及政府部門等有較積極投入，有關芎林的研究報導、專書、論文陸續發表，大大發掘芎林的文化底蘊。新竹縣兩河文化協會則期許能以新的角度看待和詮釋大家所熟悉的芎林，在此次普查中，仔細調查了92座伯公，客庄的伯公與當地的拓墾有密切的關係，紀錄伯公的同時，可以順便紀錄下許多庄民的生活故事。同時還調查芎林拓墾足跡、水規與石橋、百年教育，更不忘紀錄在地產業特色，如王爺坑茶產業、中坑竹篾庄、高視頭蒸煙庄、紙寮窩造紙等，顯現在地客庄的文化特色與故事。

第二種是都市化聚落，苗栗縣三義鄉和銅鑼鄉空間結構由臺鐵、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及各快速幹道等交通建設之串聯，降低該區域與南北區域間旅行時間，除了縮減各地區之空間距離差異，也因交通集結點、公共建設或產業投資等，形成新的發展核心，帶動區域整體之繁榮成長，特別是銅鑼科學園區，引進新的人口與產業，成為工業發展軸帶之一。三義鄉和銅鑼鄉從原本的農村集居逐漸成為一個都會區衛星集居地，傳統聚落面臨破碎與重整，都市化發展而造成的傳統歷史文化空間與生活脈絡脫節，客家文化在這樣的狀態下如何被保存與再現？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普查三義鄉，蒐集了李騰華家族、吳德興家族、吳賜懋家族保存之古文書共177件，是對三義清代土地開發史的補充與辨證。苗栗縣卓蘭客家饒平文化協會普查銅鑼鄉，也收錄了14張的古文書，主要是清道光年間老雞隆的墾戶集資開墾水圳的契約書，還有圖書及土地買賣契約，呈現族群、家族與地方互動發展的關係。還有挖掘出三義快要消失的婚俗：吳氏押山水、林氏嫁女祭生魚片；亦根據團隊的專業考證出銅鑼勤善寺的屋頂剪黏及通樑、門楣彩繪皆為著名匠師的作品，讓民俗文物獲得新生命，以促進客庄民眾對族群珍貴文物的認識。在不斷追求創新的時代，仍不時與過去的本源對話，尋找過去的記憶，將客家文化永續發展。

第三種是客家族群邊界聚落，杉林與甲仙位於六堆地區的邊陲，與當地平埔、閩南文化的交錯與混雜，造成了一種錯綜複雜的文化雜揉（hybridity），透過客庄文化資源普查，杉林客庄

有兩個被單獨崇拜的土地伯婆，原本和一般常見伯公祠一樣，因供奉的石頭形似女性，所以奉為土地伯婆，特別是新仔仔土地伯婆祠因香客問事的神蹟靈驗，而香火鼎盛，已呈現與六堆地區不同的信仰／性別圖像。在過去族群競壘互動輻輳，文化與認同夾陷（caught-in-between）之地的杉林、甲仙進行的文化資源普查，隱隱揭示了一些21世紀臺灣社會應對族群與文化課題的體認與啟發，值得我們更進一步的探究、省思。

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在客發中心持續推動，2021~2022年將完成19個鄉鎮的普查，可見推廣此一公民參與途徑，仍需在政府的政策支持，才能持續透過系統性整理與保存工作，累積在地知識與文化記憶發展之基礎。

### 三、資料開放運用

在數位時代當中，客庄文化資源從調查與紀錄到保存與推廣，以數位化與實體的方式進行典藏。在承接「臺灣客庄文化數位典藏計畫」的使命，匯集全球重要或具代表性客家文化的數位素材，建置「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典藏資料庫，整合客家文化資源，並納入客委會10幾年來進行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工作，所獲得珍貴的文化資源和家戶社會調查資料。透過單一人口網站與容易使用的平臺介面，讓使用者可以自由學習、無限次觀看、共享數位內容，並提供商業／非商業等不同需求。2019年客發中心更與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簡稱GIS專題中

心）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結合客家研究和GIS數位地圖。希望未來能推動數位化方式，客發中心不只是資訊提供的平臺，更期許未來能夠將相關珍貴文物等物件進行數位典藏，積極透過國際網路方式傳播。

在系統性盤點客庄文化資源，常會發現珍貴的文物，如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普查佳冬時，發現「賴熊飛大刀」，相傳為第四任六堆大總理賴熊飛所持用過，經過客發中心委託學者鑑定與研究，推斷確為清領時期所製物質，是目前臺灣少見與清代武職相關的兵器文物。2017年客發中心啟動客家實體文物典藏工作，賴家將家族珍貴的文物捐贈給客發中心永久典藏。普查三義的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也協助客發中心完成李騰華家族古文書共31件之實體物件捐贈。珍貴的客家文物由客發中心負責保存、詮釋和維護，透過各種方式持續推廣客家文化保存成果，以促進各界對客家文化的參與及認同。

### 四、客家知識建構

客發中心為擴大對地方的深耕與認同，積極推動全民參與在地知識建構，2017年推動「客庄村史聚落撰寫計畫」，讓文化團體從鄉鎮的普查深入到村莊各個角落，將相關文化資源普查成果適切地融入村民生活中，共筆書寫客庄的村史，2018年在國立交通大學執行團隊和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的協助下，呈現新竹縣芎林及湖口、屏東縣佳冬這些市鎮的聚落風貌、歷史文化。《

始珍璞玉》紀錄了高鐵旁客庄芎林鄉的村史故事，特別的是作者由交大大學生及研究生的參與，展現了青春學生對於故鄉文化的情感與反思；《從埤塘到街市》紀錄湖口鄉由客庄漸漸成為繁榮街區，在都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之中，搶救小鎮的歷史記憶；《左堆瓊珍》、《翠玉蕉集》則探索六堆唯一近海之客庄—佳冬鄉的六根及昌隆，爬梳了佳冬客家村的歷史脈絡、自然環境、族群互動、教育文化、宗教信仰及社區故事等多元主題，勾勒出佳冬充滿傳統客庄農村韻味的生動面貌，針對開庄歷史悠久的六根，該書亦紀錄了古蹟保存及社區文化資產保存運動。

接續是臺東及臺中在地團隊成立村史工作坊，集結眾人之力，編織每個人的記憶來完成五本村史。《大原風情》紀錄鹿野鄉的景觀物產與客庄的庶民生活；從《泉湧豐饒》中找尋關山地區的客庄聚落發展源頭；在《東片山下》裡了解池上鄉中的客庄產業、土地、信仰與觀光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從《圳水生穗》、《來寮客庄》來探索大埔客家人在山城發展的足跡，一探究竟「最客家」的聚落。2018年度推動「全國客庄村史聚落撰寫計畫第一期」，在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協助輔導下順利完成走過九二一大地震石岡區的《地牛翻身振土牛》，第一部詔安客村史的《崙前榮華續薪傳》等11本村史，即將於本年度出版。這些透過主題式的架構與共寫手法，由下而上落實客庄文化資源的梳理與詮釋，以在地人寫村史的民眾史觀切入，紀錄人們的記憶與聚落的形成。經過四年發展，客庄村史的理念與行動在各地遍地開花。

## 五、全民共同參與

「客庄文化資源普查計畫」開啟了文化團體普查客庄文史的風氣，這些文化團體多為在地居民組成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公益團體，長期扎根地方史調查研究與應用，因為是自發的社團組織，所展現的力量更令人驚豔。如新竹縣兩河文化協會、臺中市大甲河聚落文化發展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美濃愛鄉協進會、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等，這些團體以社區協作模式深耕當地，發掘為數可觀的文化材料，其中亦有相當質與量的普查成果。在臺灣北部、南部及東部各舉一例說明：

新竹縣兩河文化協會，以研究、保存新竹地區固有文化資產，提升新竹縣文化及生活環境品質，凝聚社區民眾文化意識，營造新竹地區文化發展契機為宗旨。自1999年4月成立迄今，除編輯與出版數十本鄉土文化有關之書籍外，並參與社區營造與振興地方產業計畫一再造美麗新內灣之工作，並舉辦童謠及鄉土教學等教師研習，且認養「內灣林業展示館」、「峨眉社教站」暨義工導覽工作，近年來並從事鄉土語言的調查、保存與推廣的工作，未來將更朝向本土化與多元化的發展方向努力。該協會對客家文化資源普查的實踐經驗有新竹縣竹東鎮（2010~2011年、2012~2013年、2017~2018年）、新竹縣芎林鄉（2019~2020年）、新竹縣新埔鎮（2020年）及客委會委辦深入主題姜滿堂家族史調查計畫（2008年）、大隘地區童玩調查計畫（2011~2012年）、竹東

圳調查計畫（2012~2013年）等，還有2014~2015年度客委會客家老師傳技藝保存計畫、2015~2016年度客家文化資源回顧與展望。

深耕永續發展協會成立於2009年6月，組成份子多為年輕的客家後生，秉持著愛鄉愛土的理念，結合相關社區專業者及關心社區人士，從事社區營造之研究與實務推展。主要是透過六堆生活學院計畫的推動（2010~2015年），進行更深入的客家文化傳承培訓，並將生活學院作其實踐文化與社會行動的基地，該協會對客家文化資源普查的實踐經驗有屏東縣萬巒鄉（2009~2010年、2020~2021年）、屏東縣內埔鄉（2010~2011年、2011~2012年）、屏東縣佳冬鄉（2012~2013年、2017~2018年）、屏東縣新埤鄉（2017~2018年）、屏東縣長治鄉（2020~2021年）及屏東縣內埔鄉客家傳統技藝深度主題調查計畫（2009~2010年）。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成立於2001年，以營造綠化環境、人文教育、和社區產業發展為主題，致力於塑造安全而美好的居住環境為工作目標。關懷觸角伸及壽豐鄉豐田地區的老人、婦女以及青少年，更關切自身的土地認同，透過對土地歷史、禮俗及生活紀事的追尋，從認識自己的社區、家鄉的風土人情做起，逐步擴及對花蓮歷史淵源與地理環境的了解。曾執行文化資源普查有花蓮縣鳳林鎮（2006年）、花蓮縣壽豐鄉（2006年、2009~2010年）、花蓮縣玉里鎮（2008年）、花蓮縣鳳林鎮、瑞穗鄉（

2011~2012年）及客委會委辦深入主題花蓮縣壽豐鄉豐田三村客庄遷徙紀錄（2008~2009年）、壽豐客庄的容顏—客家生活文化採集（2010~2011年）、豐田地區客家女性的移動與勞動（2011~2012年）等調查計畫。

參與客庄文化資源普查的文化團體，其成員身份多元，來自各行各業，不一定受過嚴謹的學術訓練，其本身是因為具有族群認同或對族群文化有興趣而加入者或被動員者的比率較高，從而參與客庄文史的調查與紀錄，完成調查報告或專書、村史之出版為結案。在長期關心與參與地方公共議題，也對社區內的傳統文化保存有高度使命感，形成更強的推動社區營造動機，最終轉化為社區動員的資源，例如，推動週邊學校鄉土教學課程、對古蹟與社區清潔維護區的認養、或舉凡古蹟與社區文化相關之創意競賽與文化議題之活動等。是故客發中心在動員、招募上更具成效，成為生態博物館經營的基礎。

由文化團體帶領，以及專業文史工作者協助，在普查過程催生了民眾的自主參與，透過普查激起社區居民對在地文化的關心及熱情，凝聚族群認同，形成「新客家文化運動」（黃郁文2009：9）。近年來更有團體積極帶領青年認識自己的家鄉，並以創新手法，活化在地青年們的

社區參與意願。隨著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在臺灣各地展開，文化團體及其文史工作者被肯定其價值，也透過社區培力以及在地參與，承先啟後推動客庄文化資源傳承。

## 六、結語

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客發中心結合各地文化團體推動「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啟動集體參與、建構在地知識和建立地方認同感的文化社會運動，逐步累積並開放彰顯客庄特色的文化內容，並將蒐整而來的文化材料逐步科普化、公共化，作為臺灣客家文化教育扎根及內容產業發展之最大利基，藉由科技將此臺灣客家之歷史記憶及文化有效的傳遞與延續。

未來客發中心在整合文化團體群之專業、經驗及行政資源，更要鼓勵民眾共筆協作，及擴大數位平臺功能以提供民眾更新除錯，持續建構在地知識的多元途徑，透過數位科技達到「客庄文化資源」的整合及包容性成長，促成全球跨域的資訊分享以及文化交流，建立在地永續村史的機制。

## 參考文獻

黃郁文，2009，《「客庄文化資源普查」標準作業程序（SOP）建立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賴熊飛與「賴熊飛大刀」—從嘉慶八年 「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碑聊起

文 / 李博揚 (逢甲大學文物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專案研究員)

## 一、前言

「賴熊飛大刀」是殘長約170公分的刀兵，整體可分為刀刃與刀莖(圖1)。刀刃長約120公分，直背，平脊，尖部微翹，中段以上採假刃設計，中段以下刀背厚度約1公分。刀面留有參差、凹凸的鐵鏽痕跡，刀刃有崩口。刀莖則長約60公分，莖身開有6個榫孔，除主體外，還留有刀格、刀環及切羽(圖2)。

做為賴文榮、賴文淵兄弟家族的傳家信物，「賴熊飛大刀」由家族長子代代相傳。它的收藏脈絡大概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1900年左右，「大刀」藏於賴文榮家族伙房後側，由賴文榮的祖父—賴鳳儀(1898-1977)及其父祖輩保管。日治時期，為躲避日人搜繳鐵器，賴鳳儀將大刀埋藏於老屋牛棚的稻糠堆下(圖3)。約1970、80年代，賴文榮的父親—賴道乾(1923-2011)在替換稻糠時偶然掘出大刀，大刀已鏽跡斑駁，刀柄等木結構業已腐朽，為防止大刀繼續毀損，賴道乾自行除鏽、上漆，並置於木匣之中保存(李建緯、邱正略、吳慶泰 2019: 237-240)。2019年，有感於客發中心的拳拳之心，賴文榮、賴文淵兄弟遂決定捐贈「賴熊飛大刀」予客發中心，讓文物能發揮更大的價值，讓民眾得以認識，讓客家精神得以凝聚和傳承。

圖1 「賴熊飛大刀」(典藏品M20190010001)  
圖版:《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館藏文物「賴熊飛大刀」調查研究計畫書成果報告書》，頁18。



圖2 刀格、刀環、切羽(典藏品M20190010001)  
圖版:《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館藏文物「賴熊飛大刀」調查研究計畫書成果報告書》，頁18。

2019年夏天，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委託逢甲大學李建緯教授執行「館藏文物『賴熊飛大刀』調查研究計畫書」，目的是想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增進對賴熊飛及其所用之「大刀」的認識。

該計畫書已於2020年上半年完滿結案。不過，賴熊飛相關文物的收集在計畫書結束時還未臻完滿，主要原因是收藏地點正在施工，而且碑碣所在區域較為隱蔽以至無緣親見，對此我們一直耿耿於懷。這件文物就是嵌於臺南孔廟節孝祠後牆的「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碑(以下簡稱「粵籍碑」)(圖4)。所謂「粵籍」，從清代乾隆之後，逐漸成為在臺客語人群的代稱和自我認同(李文良 2019: 283)。2020年8月底，為拍攝臺東天后宮「靈助平蠻」匾的原匾，再到臺南孔廟訪查「粵籍碑」，為心中「賴熊飛大刀」的研究劃下圓滿的句點。



圖3 賴熊飛大刀埋藏處  
2019.12.18作者攝於賴文榮家族老宅。



圖4 「重修府學文廟碑記」碑  
2020.08.25作者攝臺南孔廟。



圖5 「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碑。2020.08.25作者攝臺南孔廟。

## 二、從臺南孔廟嘉慶8年（1803）

### 「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碑聊起

「粵籍碑」的設立，肇因於嘉慶初年，孝廉郭紹芳等人見臺灣府學「歲久傾圮」，倡議重修。嘉慶8年（1803）竣工後勒石記事（圖5），並記錄捐款的諸位大德。較為特別的是，此次立碑還特地分閩、粵兩籍，其中的《粵籍碑》共載錄1百多人，當中就包括我們故事的主人公「舉人 賴熊飛」（圖6）。

《臺灣記憶》資料庫對「粵籍碑」有這樣的評述：「其金額之少、勒石之小……允為特色。」（<https://tm.ncl.edu.tw/>）這樣的評述引起我的興趣，但所謂的「金額之少」又是多少呢？單從「粵籍碑」碑文來看，除了公費捐銀103元外，每個人的捐款都只有個位數，似乎真的不多。

可實情又是如何？我們拿另外兩塊同是嘉慶8年（1803）的碑記來比較。第一件是臺南孔廟的「重修府學文廟閩籍捐題碑記」碑（以下簡稱「閩籍碑」）（圖7），它是「粵籍碑」的姊妹碑，碑上記錄著重修文廟的閩籍人士及捐款金額。第二件是嵌在內埔天后宮的「建造天后宮碑記」碑，碑上記述內埔天后宮的建造始末及捐款人和捐款金額（圖8）。



圖6 「粵籍碑」局部。  
圖版：《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  
臺南市（上）篇，頁36。

首先，「閩籍碑」所載錄的捐款金額普遍都大於銀30元，其中臺南商紳林朝英更捐銀500元，這應該也就是「粵籍碑」為何會有「金額之少、勒石之小」評述的原因。但若看內埔天后宮的營建，客家群眾的捐款金額其實也都只是個位數，有超過2位數的多是客家的嘗會組織，可見同時期客家群眾的捐款金額，其實沒有明顯的差異。換句話說，臺南府城文廟的重修與他家附近要蓋天后宮是一樣重要的事。因此，「粵籍碑」上客家群眾的捐款真的很小嗎？似乎只是參與的人沒那麼多，同時也是客家人量力而為的表現而已。

為什麼要從「粵籍碑」談起？除了是筆者私心將它訂為自己對「賴熊飛大刀」研究的里程碑外，「粵籍碑」的豎立，其實也是清代南臺灣客家群眾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地位提升後的具體表現之一（李建緯等 2019：180）。賴熊飛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成長，於在蔡牽事件時成為六堆第四屆大總理，領導堆眾協助清政府平亂，並在亂平之後成功走入官紳階級。以下，我們分成3個部分，首先是賴熊飛的傳說與生平。其次，是「賴熊飛大刀」的形制與年代。最後，討論賴熊飛與「賴熊飛大刀」的關係。



圖7 「重修府學文廟閩籍捐題碑記」碑  
2020.03.04作者攝於臺南孔廟。



圖8 「建造天后宮碑記」碑  
圖版：《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頁143。

### 三、誰是賴熊飛？

「賴路二的大刀來囉，不好哭囉！」（客語）

這是賴文榮先生跟我們傳述賴熊飛傳說時，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深刻的原因不僅因為客語「哭」的發音，無法透過國語、閩南語類比猜測其意思外，這種華人文化習慣使用的「虎姑婆」模式，讓我感到熟悉而不禁莞爾。

傳說賴熊飛在嘉慶初年取得武舉身份後，便來到左堆佳冬投靠叔父賴開達，他為人豪邁、武藝高超，旋受眾人推舉擔任第四任大總理，率眾抵禦海盜蔡牽的侵擾。賴熊飛因治軍嚴謹，又善用大刀，所以出堆前，父母都警告六堆子弟：「敵人不必怕，違背軍令被賴路二斬頭才可怕」、「寧願與敵人拚個死，不讓賴路二過刀。」這也是佳冬流傳「賴路二大刀，蓋得人驚」俗諺的原因。不過，蔡牽事件尚未結束時，賴熊飛即因朝廷徵召他做官廷侍衛而卸任大總理一職，並準備前往北京就任。他從東港出帆，廈門登岸，在福建遭到閩人下毒致死。

賴熊飛的傳說與六堆早期幾任大總理的故事有許多相似的「套路」，比如在六堆有危機之時，猶如救世主突然出現。在事件結束前後，又因各種原因返回原鄉，或遭到小人暗算。這除了是傳說在傳播的過程中常見的「浸潤」現象，也是早期來臺的先民們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與理想意識，投射到知名人物的故事當中所致。

### 四、傳說之外的賴熊飛與其成名之戰

傳說之外的賴熊飛又是怎樣的人？我們從石碑、官方奏摺，以及地方志的記載，拼湊出另一個版本的賴熊飛。

「賴熊飛」一名最早出現在內埔昌黎祠乾隆49年（1784）「文宣王祀典引」碑上，在一眾捐獻名單中看到「鎮平白馬 賴熊飛」（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94：245-251）。前面提到在臺南孔廟嘉慶8年（1803）「粵籍碑」，碑上載有的「舉人 賴熊飛」（圖6）。可見早在乾隆49年（1784）時，賴熊飛已經與南臺灣六堆產生連結，並在將近20年後，賴熊飛取得「舉人」的身份。

此後，賴熊飛之名開始見於各類帶有武力、軍事活動的奏摺中，如嘉慶9年（1804）賴熊飛在佳冬、水底寮等地協助官方捉拿小刀會成員（愛新泰：1804）。這些奏摺中，記錄最為詳細的，莫過於嘉慶10年（1805）〈內地舟師已抵臺水陸夾攻蔡牽幫船情形〉的東港之役（玉德等：1805）。

東港之役發生在嘉慶10年（1805）寒冷的2月，這是適合從中國東南沿海南下臺灣的季節，「大出海」蔡牽率領一眾海盜從福建出發。他先是騷擾較後（高雄旗津），再轉進東港（屏東東港）準備登陸。得到消息的總兵愛新泰隨即分兵前往東港，加上賴熊飛率領六堆堆眾及平埔族屯

番的支援，清政府聯軍與蔡牽集團在東港的戰役一觸即發。

4日，蔡牽先派400名海盜乘舢舨船強行登岸，戰鬥中砲擊打死清軍守備黃雲臺，蔡牽集團旗開得勝。當天深夜，愛新泰終於從鳳山趕到東港，隨即重新部署，他讓賴熊飛所帶領的六堆堆眾及平埔族為主的「屯番」作為埋伏，再讓官兵為餌，誘敵深入，將海盜圍而攻之。

5日早晨，愛新泰的誘敵戰術成功，海盜們遭到清政府聯軍的圍攻，慌亂的海盜只能想辦法突圍，退回岸邊上船撤退，這次戰鬥中不少海盜來不及上船而溺斃於灘頭。可惜的是，愛新泰所部並無船隻，此役雖有斬獲，但也只能眼看海盜逃回海上。為打破這種你進我退，你退我追的僵局，愛新泰隨即聯絡邱良功的海軍前來支援，以期海陸包圍蔡牽，畢其功於一役。

8日，天剛亮，偵察兵急忙的向蔡牽報告，遠方洋面上看到清軍船艦正向這邊駛來，聽後，蔡牽或許想起上次攻打鳳山的失敗，隨即命人起錨撤退。愛新泰發現蔡牽船艦有異隨即往海邊移動，到達時只見蔡牽大部已開出深洋，還有兩艘因為落後而離岸不遠。心有不甘的愛新泰下令開砲，使兩艘敵艦一毀一擱淺。此時，賴熊飛率眾衝入海中，爬上擱淺的船隻與海盜進行肉搏，此役共殲滅近70名海盜，並生擒7人，繳獲海船1艘、杉板船5艘、大砲3尊、鳥槍25桿，並藤牌等械，戰果頗為豐碩。

嘉慶10年（1805）底，蔡牽再次騷擾南臺灣，六堆也啟動自我防衛機制，賴熊飛轉戰於東港、枋寮、水底寮等處，活動範圍大致在六堆及其周邊區域。嘉慶11年（1806），蔡牽攻入鳳山，同知錢濟述往內埔求助，賴熊飛便率6千堆眾與屯番一路從內埔往新園方向推進，最後渡過淡水溪攻回鳳山縣城。

上述嘉慶10~11年的反擊戰記錄只有大致的行軍方向，對賴熊飛的記述過於簡略，相當可惜。不然按照奏章所說的「大小十餘戰」，

<sup>1</sup> 這裡所謂的「返回原鄉」，統泛指離臺灣回到原生家鄉，或是被清政府授與官職在他省任職，比如李直三等幾位大總理。

及其行軍路線所提到的大樹腳、三叉河等地名（愛新泰等：1806），我們對賴熊飛能有更多的認識。

蔡牽事件後，賴熊飛受朝廷封賞為五品守備，「有缺即補，以示鼓勵。」（全國圖書館微縮複製中心編 2004：1265-1276）自此，賴熊飛之名在臺灣區域的史料中嘎然消失，不見蹤影。幸好有賴氏族人在原鄉收集的訊息，得知蔡牽事件後賴熊飛可能到福建興化擔任守備。

依此線索，我們在這道光年間《莆田縣志稿》中尋得賴熊飛在嘉慶10年（1805）任右營守備的紀錄，嘉慶13年（1808）賴熊飛升職改署左營都司，管理該處軍器（佚名 2008：604、609）。不過，在此以後，《莆田縣志》中就不再看到賴熊飛的其他記錄，也因缺乏其他的線索，我們也先暫停了追尋賴熊飛生平的脚步，或許賴熊飛就如賴氏族人所傳：於興化府職務上因公殉職了（賴子淳 2017：29）。

## 五、「賴熊飛大刀」的形制、年代與定名

刀兵在漫長的發展歷史中，出於用途的不同或使用者的習慣，形制也愈發多樣（曾公亮、丁度等撰 明萬曆27年刻本）。<sup>2</sup>整體來說，依據刀柄的長短可粗分為單手持拿的「短柄」（圖9），雙手持拿的「雙手柄」，以及整體長度接近甚至超過常人身高的長柄刀兵（圖10）。而據賴文榮先生的回憶，可以確定「賴熊飛大刀」屬於雙手持拿的雙手柄刀兵（圖1）。

由此，在進行文獻及傳世刀兵的對比之後，我們認為「賴熊飛大刀」即是清代《皇朝禮器圖式》中所載的「綠營長刃大刀」。首要原因即是兩者的尺寸比例基本一致（表 1）（允濂、蔣溥等 1986）。<sup>3</sup>



圖9 山東青島市博物館藏短柄刀兵  
2017.12.06作者攝於青島市博物館。



圖10 彰化埔心黃耀南故居所見常柄刀兵  
2019.12.18  
作者攝於黃耀南故居。

表1 「賴熊飛大刀」與相關文獻紀錄尺寸表

編號	項目	全長(尺)	刃長(尺)	柄長(尺)	刃寬
1	「賴熊飛大刀」	5.3	3.4	1.9	約0.18
2	《皇朝禮器圖式》	5.1	3.3	1.8	0.15
3	《紀效新書》	6.5	5	1.5	未註明
4	《武備志》	6.5	5	1.5	未註明
5	《武備要略》	4.9	3.5	1.4	未註明
6	《單刀法選》	5	3.8	1.2	未註明

製表：2020.01.15作者整理。

在細節上，「賴熊飛大刀」也有兩點符合清代刀兵的特色。其一，刀刃中段以上的大面積反刃，這種形制不見於日本刀兵，卻在明清時期的中國刀兵上時常可見。其二，刀刃前段平脊但刀尾微翹的現象，除日本的薙刀外，更趨近於清代的長刃刀兵（周緯 2006：179）。綜上，「賴熊飛大刀」的正式稱呼應為「傳賴熊飛所用綠營長刃大刀」。

另一方面，「賴熊飛大刀」表面滿佈鐵鏽，據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吳慶泰老師以及多位匠師的研判，刀身上的鐵鏽是經過長時間的水氣自然形成，推測「賴熊飛大刀」應已製成超過1百年（李建緯等 2019：169）。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賴熊飛大刀」應是清代中期左右的文物（李建緯等 2019：187）。

## 六、賴熊飛與「賴熊飛大刀」的關係

「賴熊飛大刀」的研究，大家最為關心且好奇的，或許就是賴熊飛是否曾經拿著這把大刀上陣保家護鄉呢？對此，出於學術的嚴謹，我們其實無法給予肯定的答案，因為並沒有任何影像、圖畫或文獻可以直接證明，但從一些蛛絲馬跡，或可提供一些想像。

誠如前面所說的，「賴熊飛大刀」應當就是文獻中的「綠營長刃大刀」。所謂「綠營」，即是滿清入主中原後，所成立以步兵及水軍為主的軍隊（趙爾巽等 1977：3891）。賴熊飛在嘉慶10年（1805）受封的福建興化右營五品守備，即屬綠營的編制（趙爾巽等 1977：3891）。其次，從〈請追粵砲議〉（鄭蘭：1883）的記述，儘管官方對於六堆客家保有火砲感到束手無策，但這也說明六堆客家至少從康熙末年的朱一貴事件時，就有保留官方提供之武器的傳統。其三，賴熊飛從受封到他前任職地也有半年以上的時間

<sup>2</sup> 曾公亮、丁度等撰，《武經總要》，卷13，明萬曆27年刻本，書中載：「健門者，戰為異製以自表，故刀即有太平、定我……之制，要皆小異，故不悉出。」

<sup>3</sup> 允濂、蔣溥等纂，《皇朝禮器圖式》，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656冊，19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吳承洛，1984。《中國度量衡史》，頁66。上海：上海書店。我們依照清代的度量衡進行換算，「賴熊飛大刀」殘長約5.3尺，刃部約3.4尺、莖部約1.9尺。

差（愛新泰：1806），在這段時間內，賴熊飛還協助清政府收復鳳山縣城，在這樣的歷程中取得清政府配發的兵器也不無可能。

另一方面，「綠營長刃大刀」雖可理解為清代綠營的配置兵器之一，但也並非所有兵丁或官兵的常備兵器，而是有它適用的場域和軍種。從雍正初年全國軍隊操演兵械的變動可見端倪，北方地區的河北、山西地區，普遍降低大刀的訓練，轉向藤牌、鳥槍和大礮的操演（張廷玉纂 1986：638-639）。與之相反的，江南、江西各水師在既有的弓矢、鳥槍之外，增練藤牌、大刀、鈎镰槍等武器（趙爾巽等 1977：3983）。值得注意的是《水師輯要·趕辦船備用器械》中也看到戰鬥船隻需要準妥「雙手大刀十把」的記錄（陳良弼 2002：335）。而徐宗幹在《戰車練砲圖說輯要》中也指出這類雙手柄刀兵「單刀快便，利於南省，南省山多，若兵行山谷之間，深林密菁，左右逼近，鳥鎗弓箭無所施。」（徐宗幹：同治戊辰吟兩樓藏本）

上述兩點分別指出水師是使用雙手柄刀兵的主要軍種之一，且不只海、河、山多平地少的華南丘陵地帶，也是大刀適用的場域。因此，「賴熊飛大刀」出現在孤懸海外，又丘陵密佈的臺灣其實並不奇怪，所以賴熊飛也確有持拿著這把「大刀」保家護鄉的可能。

## 七、客家文物研究的展望與思考

有賴於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遠見及重視，「賴熊飛大刀」成為我國少數進行系統性調查研究的客家文物。此次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兩方面，第一，進行嚴謹的歷史學研究，梳理賴熊飛的人物生平，並將賴熊飛納入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背景，觀察賴熊飛的歷史地位。第二，從文獻與文物著手，判斷「賴熊飛大刀」的形制源由，並考察「大刀」的製作工藝，進行科學檢測，完滿了文物的生命史。雖然在一些細節上與地方的家族或族群記憶可能略有出入，但整體來說，學術研究確讓相關的傳說變得更為真實而富有血肉，也讓客家六堆的文化面貌，因為有「賴熊飛大刀」的加入更為立體。我們也希望透過「賴熊飛大刀」的研究，能夠帶動我國各地客家文物的研究，及客家群眾對家族文物的重視，未來可進行以材質、事件或人物等各種主題式的文物調查研究。

與之同時，我們也應當思考如何區分、定義客家文物。閩、客等族群固然在語言、民俗等確實足以進行區分，但在生活環境、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同屬漢人文化的大傳統當中，這樣的文化背景讓文物與客家文化的對應性被削弱。以「賴熊飛大刀」為例，倘若此刀非賴熊飛這一客家人所用，則刀與客家的關聯性則完全消失。因此，定義客家文物，以及尋找足以代表客家文化之文物，都是吾輩尚需努力之處。

## 參考文獻

-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編，1993，《福建上海小刀會檔案史料匯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允祿、蔣等纂，《皇朝禮器圖式》，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656冊，19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北京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編纂，2009，《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v.104）》，頁156-166。北京：九州出版社。
- 全國圖書館館微縮複製中心編，2004，《劃平黎秦奏稿v.4》。北京：全國圖書館館微縮複製中心。
-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造天后宮碑記。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取自<https://tm.ncl.edu.tw>。取用日期：2020年10月5日。
- 佚名，《莆田縣志稿》。收錄於方寶川、陳緒東主編，2008，《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29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吳承洛，1984，《中國度量衡史》。上海：上海書店。
- 李文良，2019，《清代南臺灣的移民與「客家」社會》（增訂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 李建鋒主持、邱正協協同、吳慶泰檢測，2019，《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館藏文物「賴熊飛大刀」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苗栗：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委託。
- 周鋒，2006，《中國兵器史稿》。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 徐宗幹，《戰車練砲圖說輯要》，同治戊辰吟兩樓藏本。
- 張廷玉纂，《大清會典則例》。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623冊，19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陳良弼，《水師輯要》。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859冊，200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曾公亮、丁度等撰，《武經總要》，明萬曆27年刻本。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4，《臺灣南部碑文集》，頁245-25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趙爾巽等撰，1977，《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賴子淳，2017，《十六世來臺開基祖開達公賴氏家族族譜》。屏東：作者自印。

# 地圖會說話？ 淺談文化地圖應用於生態博物館—— 以六堆為例

文 / 邱秀英（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文資典藏組副研究員）

洪瑩發（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本文以六堆生態博物館的整體營運空間為範疇，嘗試透過「文化地圖」作為一種運用，並藉此與六堆生態博物館的定位展開對話，希冀能對於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作為認識六堆客庄的入口網站，能產生重要的效益。

## 一、前言

「想起六堆，遙遠行來

前後左右先鋒中 轉來轉去，都暗著

濃濃客家風情

適中堆竹田 行過後堆內埔

就到先鋒隊萬巒 適麟浴入前堆

佳冬美濃伸出 熱情在右手攬等佢

大細路兩片高壯介椰仔樹

在路唇像鄉團義兵

守護等六堆客家庄」

陳寧貴/六堆

「六堆」是現今高屏地區客家族群聚落的統稱，不是官定的行政區域或地理名詞，而是民間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因著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發展，在語言、生活及心理上自主孕育而生的文化生命共同體。從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規劃伊始，即以「生態博物館」為定位，在當時是希望以社區總體營造之方式，導引客家文化能具體落實。而進一步以設置客家文化園區為起點，擴大到民眾參與的活動設計與舉辦，以提升居民的凝聚力（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4）。

本文以六堆生態博物館的整體營運空間為範疇，嘗試透過各類的文化地圖作為一種運用，並藉此與六堆生態博物館的定位展開對話，希冀能對於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作為認識六堆客庄的入口網站，能產生重要的效益。

## 二、將「文化地圖」納入六堆生態博物館的營運

過去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被定為「文化、資訊、學習、教育中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4）。更進一步解釋，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是以生態博物館為發展基底，結合六堆的客庄聚落，希冀成為臺灣南部客家文化的窗口，透過各項展演活動的辦理，展現並活化客家文化，進而以保存及延續客家文化（何金樑 2018：222）。而面對位處高屏兩縣市涵跨12鄉區的六堆整體空間範圍，總面積高達9,370平方公里，該如何著手於對地方的理解，甚至是對於在地文化資源的掌握，而「文化地圖系統」就成為重要的考量。

### （一）從生態博物館的角度

從《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綜合規劃》報告書來看，對於整個六堆是以一個完整的園區來看待；採行「生態博物館」的理念，兼以「類博物館」的理念發展地方鄉鎮成一個完整的網狀模式，藉由「主題園區」（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與「地方園區」（12個鄉區）完整呈現六堆文化遊憩觀光之經濟契機，輔以社區總體營造理念與六堆鄉民共同創造主題園區並推動地方園區的發展（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4）。雖說整個六堆被視為一個生態博物館，然而展現的是一座活的博物館，一座含有在地居民及其生活的空間場域。呂佩怡以香港的民間博物館計畫的案例提到「一座活的博物館，概念上脫離把博物館視為一硬體建築與保存機構，拓展到外部的真實生活環境」（呂佩怡 2015：11）。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為這個生態博物館的核心，整個六堆常民生活的樣貌就是在這座活的博物館展現。然而各種文化軌跡在在地居民長期的與環境的互動，產生的聚落型態、族群特色、民俗慣習及有形與無

形的文化資源/資產樣貌……，透過進入這個博物館場域，進行相關的觀察、資料蒐集、深入理解，以作為未來各項活動的運用。

### （二）各項地圖資源的網羅

#### 1.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為開端

最早中央研究院在數位典藏計畫執行的內容，是蒐集藏品、並以數位化方式保存，而「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主要將所收藏的地圖和航空照片進行數位化作業，進而進行數位人文上的加值及運用，於是開發出「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林富士 2016：176），也就是將這些地圖，透過GIS的技術統一起來，讓老地圖和現在的地圖、不同年代、不同主題的地圖，能夠相互比對，更進一步將不同的圖資在資訊整合的平臺上出現。

考量建置客家文化地圖應具備有基礎圖資，且這些圖資的整合必須透過整體的網路之客家文化基礎架構的建立，以做為蒐羅和接納所有客家文化空間資訊的基礎數位環境，也能讓客家文化資源與數位資訊與世界接軌。於是以前有建構完整的「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下拉出「六堆百年歷史地圖」作為基本底圖，並在此百年歷史地圖基礎上，提供未來可陸續增加六堆研究相關向量與影像圖層。